

世界流行科幻丛书



ORPHANAGE

# 孤儿远征军

ROBERT BUETTNER

[美] 罗伯特·比特纳 著 郭泽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ORPHANAGE

孤儿远征军  
ROBERT BUETTNER

[美] 罗伯特·比特纳 著 郭泽 译



■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Orphanage

Copyright: © 2004 by Robert Buettner

Copyright licensed by Castiglia Literary Agency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儿远征军 / [美]比特纳 著; 郭泽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9

(世界流行科幻丛书)

ISBN 978-7-5364-6278-6

I. 孤… II. ①比… ②郭…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4882号

图进字 21-2006-55

世界流行科幻丛书

孤儿远征军

---

著者 [美]罗伯特·比特纳  
译者 郭泽  
主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齐  
封面设计 黄远霞  
版面设计 黄远霞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7mm×208mm  
印张 9.375  
字数 190千  
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07年9月成都第一版  
印次 2007年9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价 17.00元  
ISBN 978-7-5364-6278-6

---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明天……阳光将普照大地……”伴随着电路噪声，扬声器里传出驾驶员低沉的声音。飞船内只有华氏零度，四百名士兵的呼吸使载人舱里雾气弥漫。四下充溢着枪油和呕吐物的气味。恐怕太阳从来不曾在这里灿烂过。从现在所处的木星运行轨道上看，太阳只是个苍白黯淡的小圆点。我用双手晃荡着夹在双膝间的步枪，听到“普照大地”这句时禁不住笑了起来。我是四等专业军士詹森·万德，交上好运的孤儿之一。我们这些人一小时后将要拯救全人类，当然，也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戴着头盔，脸对脸，一排排整齐端坐。在机舱里红色顶灯的映照下，我们看上去活像一只只排列在孵化器中的鸡蛋。埃特纳电池让军装生出融融暖意，帮助我们抵御船舱中的严寒。船舱的温度调得与我们身下一百英里处的星球表面温度一样，那里的温度是我们的敌人故意营造出来的。

我们的脊背嵌在护具中，紧靠着飞船的“耐压舱壁”。全赖它的佑护，才将我们与外面的真空隔绝开来。飞船？狗屁。它只不过是一架波音七六七的机身，被人从亚利桑那沙漠的填埋场里挖出来，废物利用。现在这具机壳经过加固，装上一只层流降落伞，用于将我们从母船投放到地面。我们现在不得不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老古董来打这场 2040 年的战争，空投舱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出厂日期远在地球的太平盛世被摧毁之前，那时候，音乐剧《安妮》还是由真人扮



演的呢。

红色机舱灯不会被夜视系统发现。在我们停泊轨道下面一百英里的地方，木卫三上面，那里始终是一片暗夜——天文学家们好像就是这样讲的。

我们将是首批看到木卫三真面目的人类。不过也说不准。在真空中急速落下时，吱嘎作响的舱壳说不定会爆裂；从大气里呼啸而过时，我们也可能被彻底熔化——下面那些虫族异类早已在星球的岩石外壳之上罩了一层人造大气层。但愿我们不会像坠毁实验所用的假人那样一头撞进木卫三的地层，但愿我们手中这些尘封已久又重新启用的武器能干掉在下面等候多时的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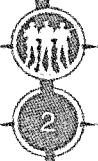
谁能说得准呢？要知道，人类之中，真正见过这些敌人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只有我见到过活着的外星虫子。

我的机枪射手哆嗦着靠在我的肩头取暖，她的穆斯林念珠叮当作响，她正在急切地祈祷。对了，我这位老大是个四英尺十一英寸高的埃及姑娘。别看芒奇金个子矮小，她可是个神射手——正因为她体格娇小，我们才为她取了《绿野仙踪》里那个小矮人的名字。

我咬牙切齿地伸出手，一把按住她的念珠。芒奇金不再摆弄她那叮叮当当的珠子了。我是个不可知论者，很难相信来自上天的神助会降临到我的头上。但同样难以置信的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了：来自太阳系之外的伪头足类的虫豸在木星最大的卫星上安营扎寨，从这里轰击地球，屠戮了数以百万计的生灵。

有人说，步兵生涯从头到尾索然无趣、令人生厌，其中间或穿插着些刺激，却又是极度骇人的恐怖。在太空母舰这尊一英里长的钢桶里，我已经旅行了六百天，但最终置身于空投舱中时，我仍旧胆战心惊。我还是自己主动要求到这里来的呢。

我们全都是主动要求到这里来的。无数人自愿加入木卫三远征军，但当局只接纳一万名战士，而且必须符合一个条件：全部亲人都



已离世，只剩自己孤身一人。芒奇金的双亲和六个姊妹在外星人对开罗的飞弹袭击中罹难。我是独生子，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空袭夺走了我唯一一个亲人的生命。但现在来看，他们的不幸反倒成就了我们要加入远征军的愿望。

媒体将我们称作“孤儿十字军”。

芒奇金讨厌“十字军”这个词，因为她是伊斯兰教徒。她称我们为“人类最后的希望”。

我们的副排长亲身经历过战斗，所以他将我们称为“肉头”。他说，我们真正的名字应当叫做“孤儿院”，因为在战场上，你唯一的亲人只有这些被政府凑集到一起的陌生人。

现在，内部通信器发出噼啪声：“开始空投，按照我读出的编号顺序空投……开始！”

有人在抽泣。

母舰投下了全部的空投舱，二十只空投舱像蒲公英种子一般向四外飞散。舱内的红灯突然熄灭，随着电源切换为内部供电，瞬间之后又亮了起来。我们与母舰相连的管子已经断开，在舱壳上刮蹭着，就像一只打开的手铐，将我们释放出来。

这一切都始于三年前，那时，我十八岁的生日刚过去一个星期。



“法官大人不喜欢在他的房间里看到手铐。”丹佛市及丹佛县少年法庭的法警弯下腰，从我的手腕上取下那副金属手铐。他死死地盯着我，直到我垂下目光。他的嘴唇上还残留着一些干涸的血迹，那是我给他的馈赠。

“我现在很好。”我早已从那种见人就打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但要说“很好”，还是假话。

今天早晨他们给我服用了镇静剂——当然没让我继续吃百忧解二号<sup>①</sup>——只是为了让我在庭审中表现良好。妈妈去世已有两个星期，她当时正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摧毁城市的大爆炸夺去了她的生命。也同样是在两个星期前，我把训导老师的屎都揍出来了。社会慈善机构真是明察秋毫，居然能想到我行凶打人大概与失去亲人有关。

法警敲了敲门，而后打开门，挥挥手示意我进去。就这样，我有幸结识了“可敬的迪奇·罗斯伍德·马屈大人”。办公室里只有我和法官两个人。他穿的那套与他头发颜色很相配的灰色西装，紧紧裹在他摔跤手一般的双肩上。他没有穿法官的长袍。房间内的家具古色古香，就连他的电脑都是那种老古董，像个带电视机屏幕的匣子，还配着一只键盘。他这会儿肯定忙极了，为了不误事，他将右边空空的袖管用别针钉在胳膊肘上。他唯一的一只手中抓着一页案卷。是

---

①一种抗忧郁的精神类药物。

我的档案材料吗？

他抬头看过来，椅子吱吱作响，“万德先生。”

“是的，先生，有何指教？”

“你在拿我开玩笑吗？”

“您的意思是？”

“你们这代人从来不把老退伍兵称作‘先生’。”

“先生，我叫我爸爸时也用‘先生’这个词。”如果药物作用这会儿真的消退了的话，我大概会即兴发挥，当场号啕大哭起来，尽管我爸爸十年前就去世了。

他又看了看我的案卷，“唔。你倒是挺有礼貌的，照你处的那种环境，简直称得上出类拔萃了。”

“他们给我服用镇静剂有多长时间了？”

“两个星期。从第一枚飞弹击中印第安纳波利斯到现在，已经两个星期了。孩子，出事后第二天你究竟为什么还要到学校去？当时你的精神状态肯定糟透了。”

我耸耸肩，“妈妈说过，她不在城里的时候我的学业也不能中断。您刚才说‘第一枚飞弹’是什么意思？”

“詹森，在你殴打老师那件事发生之后，我们进入了战争状态。新奥尔良、菲尼克斯、开罗还有雅加达全都被摧毁了。像克莱斯勒大厦一样大小的飞弹从天而降，将城市化为齑粉。那些玩意儿不是核弹。大家原以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爆炸事件是炸弹造成的，是一次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

“我的老师就是那样说的。她说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美国人全都该死，单凭我们对待第三世界的行径就理当送命，所以我才揍了她。”

法官愤怒地哼了一声，“换作我也得揍她。那些飞弹来自太空，木星。还有更多的飞弹正在袭来。”老人声音哽咽，摇了摇头，“死了





两千万人。”他摘下眼镜擦去泪水。

两千万？我只认得其中的一个，但我的泪水还是涌上了眼眶。

他的目光柔和起来，“孩子，你的问题只能算作九牛一毛，但我们俩一定要把这件事处理好，这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他紧紧握着我的案卷，像抓着一只救生圈，然后叹了口气，“你已经长大了，应该可以像个成年人一样经受住打击。你现在的处境很不利。在我得知你的情况之前，你家租住的房子已经办理完成了收回程序，因为你们没有交足租金。”

我感到头晕目眩，“我们没有房子了？”

“你的私人物品都为你保留着。你有别的亲属可以投靠吗？”

妈妈有位老姨妈，每年都寄来一封圣诞贺信。那种信样式老旧，每一封都如出一辙，末尾的签名总是“你的尼亚加拉瀑布”，最后总是一句用括号括起来的“呵呵”。去年的信是从养老院寄来的。我摇摇头。

他直起身，伸出强壮有力的大手，撩起那只钉着的空袖管。他的模样就像一头大熊，双目灼灼如电，“你知道我这条胳膊是怎么丢掉的吗？”

我吓得动弹不得。难道他要对他未成年的被告动手吗？但我马上明白他并非真的想得到我的回答，这才放下心来，“不知道，先生。”

“第二次阿富汗战争。部队的军事化管理能够疏导你的怒气，再说纪律对你也没有坏处。法庭在做出判决时可以有多种选择。这一次，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你考虑一下，参军怎么样？”

他坐回去，拿起一方镇纸。那东西好像是一颗炮弹，不过也可能是一颗恐龙的牙齿。近些年来，军队，尤其是陆军，在人们眼中跟管子工差不多——二者的工作都同样让人讨厌和鄙视。不过也难怪人们会有这样的看法。恐怖主义的时代早已让位于“泛美大同世界”

了。每个人都一心想拥有最新式的全息影像设备,买到便宜的机票四处旅行,而不是让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若要在枪炮和黄油之间做选择,无论谁都会选黄油的。说到参军,我才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呢。

“詹森,你在想什么?”

我眯起眼睛。自从有了肢体修复术以来,没人再会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残肢。莫非马屈法官是位征兵宣传员?不然他就是在暗中警告我?

“我不愿被关进监狱,但当兵也跟关进监狱差不多。”

“看来你的意思是拒绝参军。詹森,你认为你的暴力行为已经结束了吗?今后不会再犯?”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现在谁都不想打。”百忧解二号让我飘飘欲仙,他们给我灌下的别的药物也颇为有效,不然的话,听到他讲这些话时,我会麻木不仁,没有反应。

他点点头,“你的档案上说你以前从未惹过麻烦。这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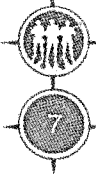
我猜他说的“麻烦”是指武装抢劫,而不是指在学校自助餐厅里同麦茨格的布丁大战。我点点头。

“詹森,我想解决这个问题。若是把你送去寄养,你的年龄太大了些,但我可以在案卷上将你的生日写迟一点,这样就可以把你偷偷塞给某个人家,让你有一块片瓦遮身之地。”

我耸耸肩,他拿起一支笔在案卷上写起来。

写罢之后他按了按铃,法警进来将我领出去。我走到门边时听见马屈大人说道:“祝你好运,詹森,愿上帝保佑你。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了。”

三个星期后,马屈法官又见到了我,但不是因为我主动求见。而且与上次不同,我们会面的地方并不在办公室。随着法警喊“全体起立”,马屈法官身披黑袍走进他的审判厅。他坐在两面美国国旗之





间,皱着眉头从眼镜框上面打量着我。

我扭头向窗外看去,外面的树上没有一片叶子。几星期前,昼夜天空还有区别,蓝色与黑色对比鲜明。现在,屡屡袭来的飞弹轰击起的烟尘直抵同温层,搞得白天与夜晚的差别变成了不同程度的灰色。他们说,几年内不会再有降雨,农作物也没有收成。人人都忙着贮藏花椰菜。

我们在打仗,但不知道敌人是谁。那些家伙出于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一心要将我们置于死地,而我们能做的只有让世界末日尽量迟些到来。同时还要死死抓住那些愚蠢的礼节俗套不放。

“你用球棒打碎了你寄养家庭的窗户?还袭击前去逮捕你的警官?”

“这个世界把我逼疯了。”

马屈法官瞟着天花板,“那么,就为你在卡农城准备一间单人牢房吧,万德先生。”

万德先生。上次不是还管我叫詹森吗?这回怎么不把我当朋友了?

我咽了口唾沫。

审判厅的大门在我身后轻轻关上,我转身看看进来的是谁。是个身穿笔挺绿色制服的家伙,下巴和脑袋刮得锃亮,看上去一片青色。他立正站在过道上,胳膊下面夹着一本征兵宣传册。

马屈法官从法官席上居高临下地盯着我,“孩子,现在随你挑选。”

### 三

马屈法官用了五分钟时间对我做出保证，如果我现在选择参军，而后又从部队溜走，他会要我的好看。

随后，在荡漾着消毒水气味的法院走廊里，征兵中士同我一起坐在长椅上。戴着手铐的吸毒客们发出的一阵阵哀号，在淡粉红色的大理石墙壁间回荡，中士只能高声大气地吆喝才能让我听到，“詹森，你在这儿签字，这儿，还有这儿。然后我们再谈谈你偏爱哪一个分支兵种。”

分支兵种，去他的。说到我的偏爱，那就是，马屈法官不要把我同那些淫母杀父的家伙关在一起，然后再把钥匙一丢了之。我拿起笔，签上字，看了看中士的前胸。那上面挂满勋带，还有伞兵的银翼勋章。他看上去确实有模有样。

我用笔指着他的一枚徽章问道：“这个是什么？”那个浅蓝色的玩意儿又细又长，中央印刻着一支老式步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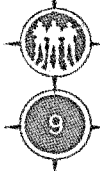
“好眼光。这是一枚参战步兵证章，戴上它就意味着你参加过实战。”

“只有当步兵才能得到它吗？”

他摇摇头，“只有参加过实战才行。但若要得到它，就得先当步兵。”

“步兵干的事不就是行军之类的瞎折腾吗？”

“每个人都得行军。步兵行军自有他的理由。我就是个步兵，人



称战争女王的陆军。”

他的贝雷帽掖在肩章下面，那副模样的确够酷。军队在我眼里整个就是单调乏味的橄榄绿怪物，兵种之间能有多大差别？除非里面有哪个兵种专门搞性爱和摇滚。再说我又特别喜欢徒步旅行。我端详着表格上“步兵”那个小框，打量着中士，心里琢磨着他讲到的战争女王。我一生中的重要时刻就这样过去了。中士看我已拿定主意，便匆匆填好表格，然后将我的黄色投军状折起来收好。

离上级命令我去新兵训练营报到的时间还有一个半月，也就是说，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要紧张熬慢赶。现在唯一愿意收养我的人家就是瑞恩家了。瑞恩先生总要在院子里花上好几个小时来侍弄他那儿几棵树。早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他便种下了这些树，如今它们变得同种树人一样又老又弱。大地的烟尘将天空变得昏黑一片之后，树上的叶子就掉光了。

每个星期日的上午，瑞恩夫人都要穿上高跟鞋，咔嗒咔嗒地走下过道，离开家去教堂；而瑞恩先生则盘腿坐在起居室里，全神贯注地沉浸在球赛的赛前分析中。从各方面看，他们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

瑞恩夫人坐在厨房的餐桌对面，手中端着一只大碗，那碗大概是用非再生塑料制成的，还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样式。“詹森，再来点豌豆？这是最后的新鲜豌豆了。从明天开始，豌豆都是冷冻的。”她皱起前额，“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了。”

我摇摇头。她把豌豆向瑞恩先生递过去。

他咕哝一声，继续看着电视。没错，是电视。大气层中的烟尘阻挡了全息影像的信号，但有线电视的地下电缆还完好地埋在原地。所以，如果谁还有一台老式的阴极射线管电视机，他就还能看看新闻——而瑞恩家没有的老古董大概就只能在史密森尼博物馆里找到了。

电视这东西与全息影像装置很相似,只不过图像是平面的。但时间一长,也就看习惯了。

新闻节目主持人正在向一位教授请教:“木卫三?”

教授将指示器的圆点指向一幅全息图像,图像悬在二人之间的桌子上方,上面显示着一颗缓缓转动的岩石星球,“木卫三比我们的月亮大,重力比地球小。除地球之外,它是太阳系中唯一一处存在液态水的地方。当然,木卫三上的液态水深藏在它的表面之下。这幅图像是伽利略号探测器在三十七年前拍摄的,就是2000年。木卫三看上去轮廓清晰,没有环绕的晕轮,也没有大气层,只有一缕缕缓缓逸出的臭氧和大气。”他转动座椅,用指示器指向第一个图像旁边另一幅大小相似的全息画面。这幅图像中的木卫三边缘模糊,“这是一周前用天文望远镜拍摄的画面。看看它吧!那里出现了大气层!”

“博士,这意味着……”

“这说明外星生物在木卫三建立了前哨基地。它们为整颗星球生成了大气层。”

“那么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主持人皱着眉头问道。

“它们隐藏在一颗拥有水和大气星球上。这就可以解释,它们为什么不使用核弹头而用常规飞弹向我们射击。那些常规飞弹经过精细的计算,它们的威力既大得足以在大气中扬起尘埃让我们慢慢窒息而死,又恰好不至于让地球处于‘核冬天’的肆虐之下。”

“它们不想对地球本身造成永久性的破坏?”

教授点点头。

瑞恩先生挥舞着叉子,“把海军陆战队派到上面去!他们有本事对那里造成永久性的破坏!”

看来瑞恩先生被他那几棵树搞得神志不清了。人类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连一只沙鼠都无法送到木星上去。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再没有人登上过月球,我们既没有做过尝试,也没有这个





愿望,更不要说去进攻那些能够为一颗星球造出空调系统的高智能生命了。

“沃尔特,以暴易暴不是办法,两个‘错’得不出一个‘对’来。”瑞恩夫人说道,她正小心翼翼地将豌豆一颗颗夹到塔帕牌塑料食品容器里。

瑞恩先生马上闭上嘴巴,他这辈子对妻子一直俯首帖耳。

主持人转向屏幕:“我们马上回来。接下来将报道军方的措手不及。情况要比珍珠港事件还糟吗?”

瑞恩先生关掉电视,“我还是读读报纸吧。”

现在,人们又开始重新发行在纸上印刷的新闻日报了。自从树木垂死之后,环保主义者再没举行过什么抗议活动。

瑞恩先生转向我问道:“你选的是哪个兵种?”

“战争女王。”这个词听起来很酷。

“老天在上!不会是步兵吧?”

哦,有什么不对么?“那个中士推荐我参加步兵的。”

“我干过推销,烂货总是得第一个推出去。另外,就算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那也肯定是火箭兵的功劳。”

没错,我早该想到这一点。合众国的太空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但要想参加那种部队,你必须要有像麦茨格一样的数学脑瓜才行。我的文科考试成绩还行,让我起码能在每周一次的落后生恳谈会中勉强挨过去。可是我微积分的学前必修课只得了个C减,而且从低年级起,我电脑维修课的考试成绩就一直很糟。就因为这个,我和麦茨格在三年级的时候头一次分手,他上快班,我读慢班。

瑞恩先生摇摇头,“步兵。接下来的这个月里,你最好锻炼一下身体。”

接下来的这个月里,我却在吞服“百忧解”,这样才能不去想妈妈。我拿着一张假身份证,在酒吧里把我的人伍签约奖金喝了个精



光。整日里我除了睡觉便是下载色情电影。剩下的时间都被浪费掉了。

出发前一天,我来到征兵办公室领取自己的差旅津贴。一个身穿太空部队军校生制服的家伙刚从里面出来。他一身咔叽布的伞兵装,高筒靴,品蓝色的领带。即使在一片昏暗的天光中,这家伙的样子还是很帅。

“万德!”

竟然是麦茨格。他的脸红了,“我听说你也参军了,呃,自从你……”

麦茨格算是我最好的朋友,但由于在指导教室里那次凶暴的袭击,我被停学了,这以后我们再也沒讲过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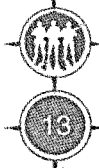
“还好。”我耸耸肩。他能说什么?他仍旧拥有父母,仍旧过着正常的生活,但这不是他的错。如果我们两人的境遇换过来,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去主动找他。妈妈肯定会说,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之间形成的友谊是不牢靠的。她会让我把这事抛到九霄云外去。

我说道:“他们真该好好调查一下你才对!我本以为只有少年犯在法庭的判令下才能没有毕业就参军呢。”

“如果考试成绩达标,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你只要完成中学的学业就可以加入大学预备军官训练团了。毕业之后……”他将双手合在一起,向天空猛地一挥。

军方已经开始从地球上发射导弹,还打掉了一些外星飞弹。但在地球和月球之间,由截击机巡逻了几个月之后,现在执行拦截巡航任务的飞行器已经升级为航天飞机了。全息影像游戏中的故事眼看就要变成现实。麦茨格事事如意,样样成功。在玩全息游戏的时候他就是人们见到过的最棒的玩家。他们说,玩游戏时有敏捷的反应,表明一个人有可能成为截击机飞行员。

“你怎么样,万德?想进旋翼飞行学校?”有时候麦茨格就像个







成年人,显得老练而又得体。我们两人都明白,我根本不会做火箭学的数学题,所以她才提起旋翼学校。要知道,武装直升机对年轻人的诱惑力仅次于战斗机。

我伸出手指弹了弹他肩上的蓝色穗带,“娘娘腔才上飞行学校。”

“是吗?那你在什么兵种?”

两个姑娘从我们身边走过。金发碧眼的那个上下打量了麦茨格一番,而后用手遮住嘴同她的朋友耳语起来。

麦茨格咧开嘴笑了。

女孩子们看麦茨格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更何况现在他已经是天行者卢克一样的人物了。我翻了翻眼皮,向天空中灰蒙蒙的太阳瞟了一眼,“步兵。”

“步兵。”他眨眨眼睛,“那也不错。真的。”他转过眼光,向光秃秃的树丛看去,“你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上午。”

“我猜你一直在锻炼身体。”

“那是当然。”

“今天晚上咱们去喝一杯吧。”

第二天上午,在一片昏暗中,宿醉未醒的我懒懒地歪靠在候机室的沙发上,端详着停在窗外的运输机。它伏在自己的起落架上,在泛光灯的照耀下,机身上的油漆灰蒙蒙一片,和战争开始以来的每个黎明有着同样的颜色。

除了在博物馆之外,我还从没见过一架螺旋桨推进器飞机。但现在外星飞弹掀起了漫天烟尘,喷气式发动机在吸入大量尘埃之后,内部会严重毁坏。已有两架巨型喷气机坠毁了,因此商业航班只好停飞,那些飞机停在地面变成了一堆堆废铝。这些日子里,所有机